

南文其戈使布客更
女真語言文字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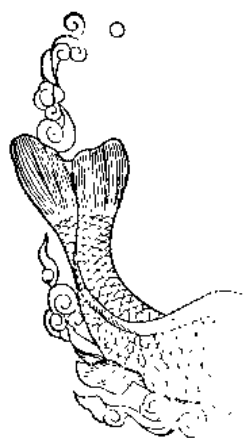
金光平 金貞琮著



文物出版社

東 亞 布 使 戈 其 文 南
女真語言文字研究

金光平 金启琮著



文 物 出 版 社

1980年 北 京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金光平 金启琮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8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 24 插图:8

统一书号: 9068·659 定价: 6.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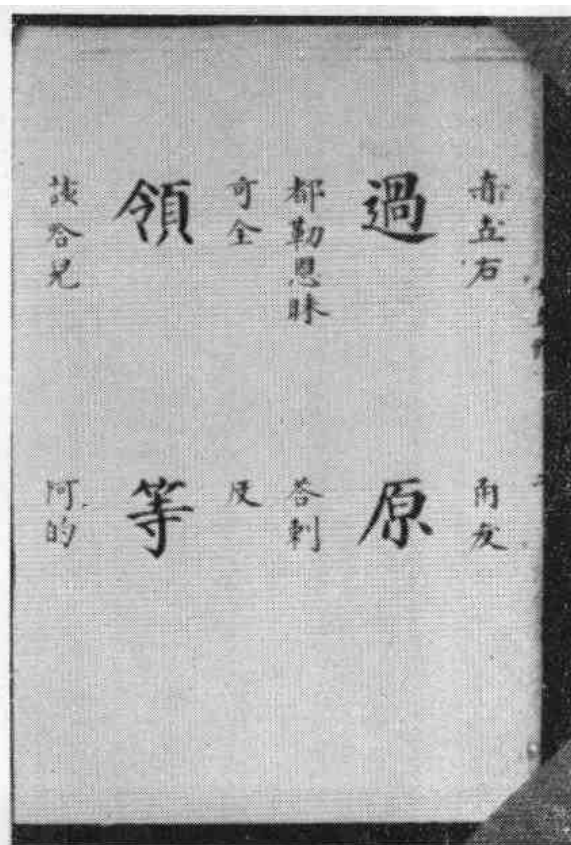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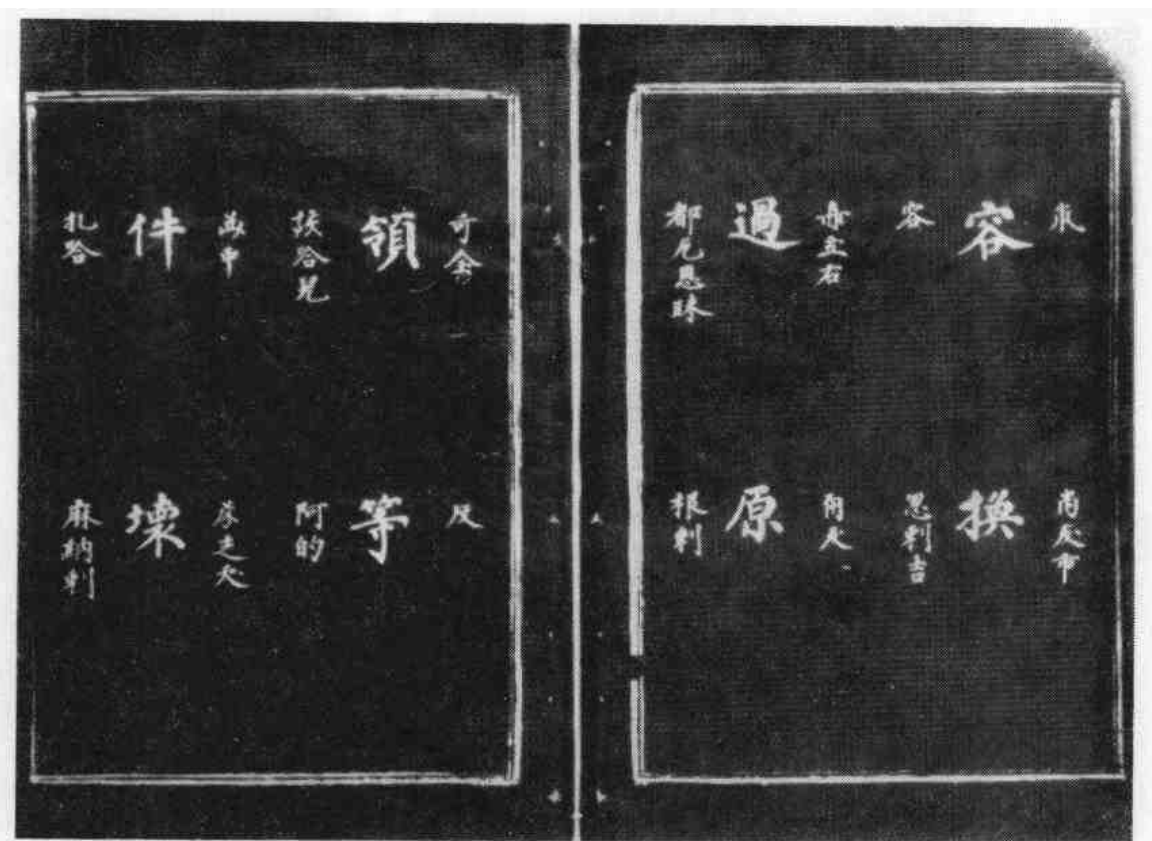


呼和浩特东郊白塔上女真字题壁

[illegible][illegible]

上：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

下：山东发现的奥屯良弼女真字诗刻



上：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明抄本

《女直馆杂字》书影

下：日本东洋文库藏明抄本

《女直馆杂字》书影

（以上二本汉字注音有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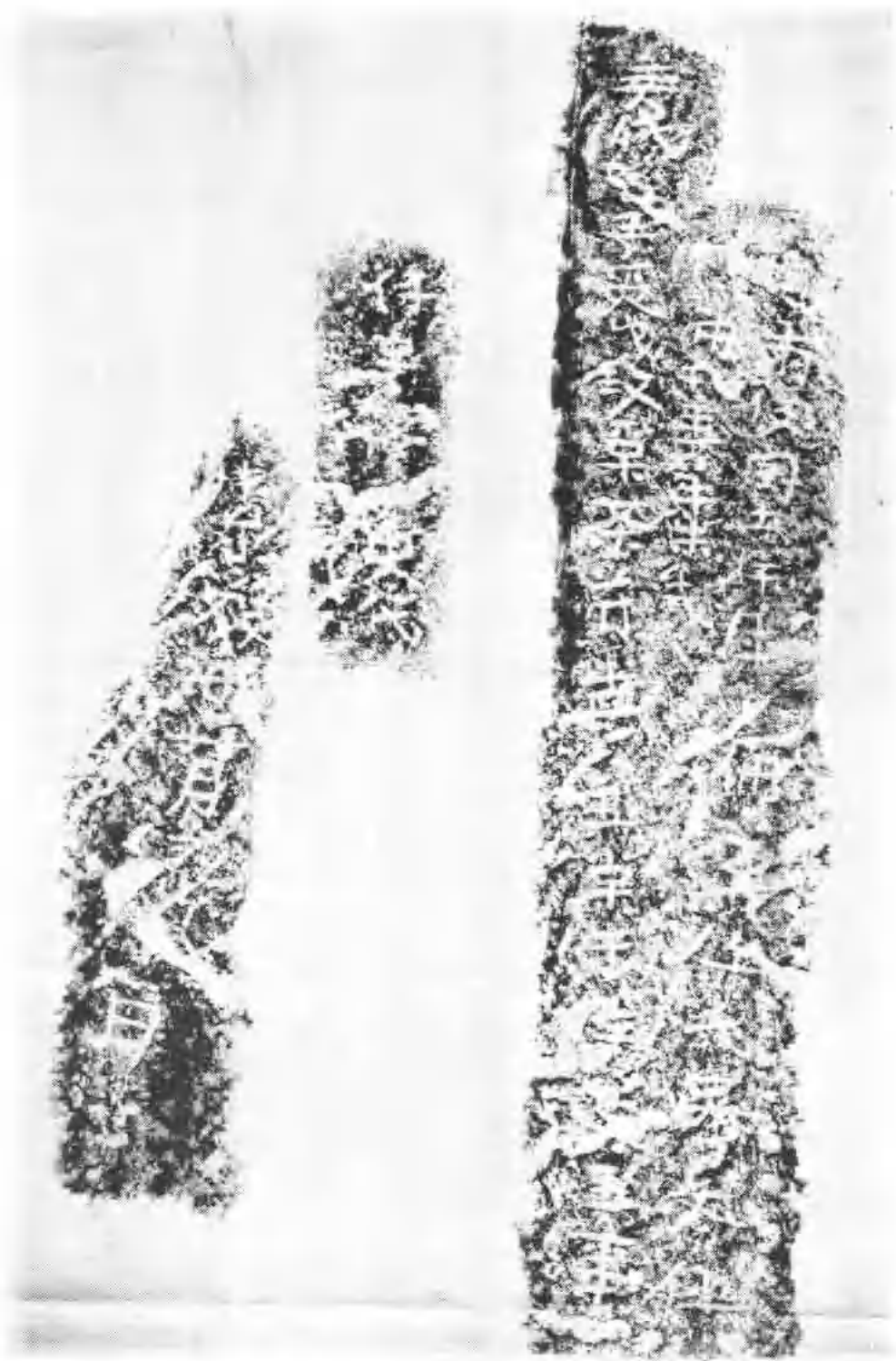
女直字碑跋

開封青門外東北七里有地名宴臺傳為宋仁宗宴宴之所距是數武曰宴臺有廟在河堤上勝國時祀河神者今則土人列祀關帝洎田家諸神而河神亦與焉廟基下右旁一碑累觀之刻明宣德間修順河廟記碑陰字甚清朗而筆如楷書八法悉備而殊難識別題額亦然但字大數倍耳或言明時廢去舊碑一面之字改刻廟記今碑陰石質瑩潤字微工整與陽面不類信是明以前物因命工洗剔撫摺以歸暇日既其書體與蒙古字迥殊蓋或宗金都波日所立者故兼陰體無丹國志阿保機時漢人書教以鮮書之字增損之作文字教其書習傳未可一二舉例華僑當日者會盟攻戰多在河北即遣使通好於宋而禮成即返不容有勒碑之事惟陶宗儀書史會要載金太祖命完顏希尹俾漢人楷字回契丹字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後謂之女直大字觀宋自製者謂之女直小字金史亦載其事雖不詳其偏旁然畫若何而此碑實具漢人楷法筆度爾少如契丹體則明疑是金源所刻矣近始見篇泉州郭古泉藏跋中一臨云金天寶十二年王弟都統經哥郎君乾陵誌第一字以兩三字合成有如瑟譜又一碑疑係其碑之損字體稍異筆畫間少似楷字者伏去月升北與明王慎德之作卡再云、者相近清波雜志玉璽齋書堂印編此碑

實則所言同是此碑第五有詳略目若其書體則與碑所與字所製之女直小字者也茲識之以俟知者

女直字碑續跋

余訪得後慶女直字碑蓋道光己丑歲事當時既論昨能核也後乃從李子沅假得明事陳許京道蹟志是山陰祁氏澹生堂舊鈔本中引周憲發率雜識云許學有女直進士題名其字頗渾而不可識有以古篆書之者謂之頓失昭若畫篆而轉悔向者援據之疏也因復取本碑書之類字凡三行、四字碑文共二十三行、之高下斷續與字之多寡不一既得是概而臆度之其大略可悉言也碑之昔一行其標題也與以知之以本行末六字即題之該六字也第十行第十一行較餘行爲低且各分兩段每段之末各有一二字甚小而復少雖之如書人姓名者然與當事者四人之銜名也第十六行至第二十一行所謂女直進士題名也察以知之行皆或四字或五字爲一欄之標題如曰某歲榜某入榜之類正大己酉京地府乃一欄之標題如曰某歲榜某入榜之類正大己酉京地府至大定十九年行額下明易五年額下承此一段下又各分數段每段二三四字或多至五六七字今則進士人名也各人名下必有典行旁注則其詳實與否也如京地府學士院進士高平通州安州三縣大興臨野之類合額之額實六行之中共爲五榜第一榜三人第二榜七人第三榜六人第四榜八人第五榜八人每行分列號案七人七人以上則於後一行連綴題云其第四榜多至



朝鮮北青郡串山女真國書摩崖

前 言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是著者多年研究的成果。本书于四十年代完成初稿后，便积存于书笥之中，并无问世机会。

只是在解放后，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这部书稿才能得见天日。承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协助和支持，本书于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女真语言文字专号》刊出（油印本）。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消息作了介绍。各方面学者索取者甚多，由于油印本印数有限，未能满足要求。女真文字本是一门冷僻的学问，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关心和研讨，这是新中国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昌盛的反映。

本书又经过修改，所选资料，再行订正，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大学一直关心和支持本书的出版。这次新版，许多同志，或者提供女真文字新资料，或者对此书的旧版提出修改意见，以及从其他方面支持本书出版的同志，著者借此机会，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女真文字已是古文字，虽经多年研究，书稿几经修改，但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又，本书论女真语言、文字，文中夹有女真文、满文、蒙文及音标符号甚多，排印为难，此书除少数章节外，均由著者手书制版。女真字颇多取形于汉字而加变化，与目前通行的简体字易于混淆，故以繁体书写，亦希读者鉴谅。

著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于内蒙古大学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女真的语言(1——25)

- 第一节 中国史上的女真人和女真语..... 1
- 第二节 女真语在满洲·通古斯语族中的地位..... 10
- 第三节 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 12
- 第四节 女真语与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的关系..... 18

第二章 女真文字的创制与行使(26——32)

- 第一节 女真文字制字的过程..... 26
- 第二节 女真文字的推行和行使情况..... 29

第三章 女真文字的资料和论著(33——59)

- 第一节 女真文字的资料..... 33
- 第二节 有关女真文字的论著..... 42

第四章 女真文字的构造(50——107)

- 第一节 女真文字制字的起始..... 50
- 第二节 女真文字字形变迁..... 66

第五章 女真文字的读音(108——183)

- 第一节 女真文字的汉字注音与女真语的汉字译音..... 108
- 第二节 女真文字的音值..... 129
- 第三节 女真文字一字两读问题..... 157
- 第四节 怎样解读《女真译语》未见文字的读音..... 167
- 第五节 元音和谐律与拼音方法..... 176

第六章 女真语语法(184——267)

- 第一节 概 说..... 184
- 第二节 词干与词缀..... 188

第三节	词类分述.....	191
(1)	名 词.....	191
(2)	形容词.....	197
(3)	代名词.....	200
(4)	后置词.....	204
(5)	数 词.....	212
(6)	动词与助动词.....	215
(7)	副 词.....	246
(8)	连接词.....	249
(9)	感叹词.....	253
第四节	语序的排列.....	255
第七章	女真文字对史学的贡献(268——276)	
第八章	结 论(277——280)	
附 录:	女真文字碑释(281——376)	
一	〈女真进士题名碑〉译释	281
二	〈奥屯良弼钱饮碑〉译释	321
三	〈海龙女真国书摩崖〉译释	326
四	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译释	332
五	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译释	355

第一章 女真的语言

第一节 中国史上的女真人和女真语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之一，它是由历代居住在我国东北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古族发展而来的。

这些东北地区的古族，早在公元以前就和我国主体民族汉族有着密切的来往，这对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靺鞨中的一支粟末靺鞨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建立过渤海国。渤海的“礼乐官制度”受到唐文化的影响，史称渤海“有文字”，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渤海的国书遗文，故一般认为史籍所称的“有文字”，也就是指使用汉文。金熙宗天眷元年九月诏，末言渤海人用本字，而曰：“渤海同汉人”可证。

靺鞨中的另一支黑水靺鞨，文化较为后进，曾隶属于唐朝所置的黑水府，其部长并接受唐代统治者的赐姓，改为“李氏”。黑水靺鞨后来还隶属于渤海和契丹。

在契丹统治下，黑水靺鞨“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金史》卷1，《世纪》）女直就是女真，因为辽兴宗名耶律宗真，契丹统治者为了避宗真的名讳，一直把“女真”这一民族的名称改写为“女直”，形成了今天史籍中“女真”、“女直”互见的现象。女真这一民族名称的含意，诸说不一，或说是肃慎的转音，或说得之于契丹人，或说有“东人”之意。

在契丹即辽朝的统治下，熟女真已和契丹族、汉族逐渐融合，语言、文字也不存在任何相异之处，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后来灭辽、侵宋，在今天东北、内蒙古和华北地区建立金朝的生女真。

生女真和我国历史时期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一样，最初以狩猎为主，以后由狩猎进而牧养牲畜，并开始了早期的园艺种植。当时他们还过着“无室庐，

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金史》卷1，《世纪》）的半游牧式生活。以完颜部为例，绥可（金献祖）时，徙居于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金史》卷1，《世纪》）才真正开始农业定居的生活。最初定居的地点是“安出虎水之侧”，“安出虎”即女真语“金”之意，这是后来阿骨打定国号为金的来源。

到这时为止，女真人还处于“无书契，无约束”的早期父系氏族社会。

绥可的儿子石鲁（金昭祖）才“稍以条教为治”。这种条教大概还只是些口耳相传，用以团结部落的共同遵守的公约。因为这时女真人“还与契丹语言不通，而无文字”（《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不可能有什么书写的东西。石鲁的儿子乌古迺（金景祖）时和契丹的来往才较前密切，辽以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史称乌古迺时“有率众降者，录其岁月姓名即遣去”（《金史》卷1，《世纪》），至于用什么文字记录很是问题。或者为部长者已能粗识契丹字也未可知。

乌古迺第二子刻里钵（金世祖）、第四子颇剌淑（金肃宗），相继袭辽官节度使。颇剌淑“尤能知辽人国政人情，凡有辽事一切委之”，他为了避免“白事于辽官”时，陈词“为译者所乱”，曾设法亲自述说而不通过译者。因此，颇剌淑稍懂契丹语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不过从当时辽仍设有译者这一点来看，女真人懂契丹语的仅是少数，而这少数人的契丹语也不是个个都能达到十分精通的地步。

颇剌淑以后，经过乌雅束（金康宗）直到阿骨打（金太祖）、吴乞买（金太宗），由于灭辽侵宋和进入中原，在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经济的影响下，但仍然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字记录。甚至连“祖宗旧俗、法度”也全靠“凡一闻见，终身不忘”（《金史》卷73，《阿离合懣传》）善记忆的老人来留传给后代。必须形诸文字的公牒，只有借契丹字来书写流传。灭辽之后，女真人识契丹字的已有所增多，这仅限于女真的统治阶级，一般女真人这时正被统治阶级驱使，被迫进行无休止的侵宋战争，既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得到契丹、汉族的文化知识，只凭固有的女真语言作为思想交流和交际的工具。

下面就把女真语言在历史上使用的过程，做一扼要、概括的说明。

要了解女真语言的历史，只有密切联系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历史，即女真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

女真语根据女真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一、进入中原以前时期。二、从太宗到世宗时期。三、从章宗到金朝灭亡时期。四、金朝灭亡以后，在东北继续局部使用时期。

第一时期：即未进入中原以前的时期。这个时期女真人日常生活中都用女真语，通契丹语的只有极少数人。因此他们和辽官的交涉中经常受到翻译人员的刁难和欺骗。这种情况直到颇刺淑不经过译人的转译才能达到向辽官“所诉无不如意”的目的。据传颇刺淑向辽官陈诉时，仍需“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大约他的契丹语也未能真正熟练。由此可知，当时女真部落中是以女真语为主的。

到阿骨打时，从他在著名的头鱼宴上对辽天祚帝的反抗和与女真人赵三在辽咸州详稳司的对质，都没有记载对话时必须通过译人，可见阿骨打必也稍通契丹语。不仅如此，阿骨打在叛辽之前为了解辽方的实力，曾先后派蒲家奴、习古迺、银术可、仆牐刺等以索叛人阿疏为名出使辽廷，他所派遣的这些人，必然经过选择，如果对契丹语毫无瞭解自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可见阿骨打时女真部中懂契丹语的人，已比颇刺淑时增多了。

但是，阿骨打在头鱼宴上的反抗态度被萧奉先解释为“粗人不知礼义”（《辽史》卷27，《天祚皇帝一》），后来宋降人宇文虚中“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金史》卷79，《宇文虚中传》），熙宗即位后见“开国功臣则曰‘无知夷狄’”（《大金国志》卷12，《熙宗成皇帝四》）。宇文虚中和熙宗眼中的女真人自然指的是太宗以前的女真老人，大约这些女真人当时与汉人习俗不同、语言不通，他们与“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金史》卷16，《胡十门传》）的熟女真，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差别。

这一时期，由于女真人还没有更多地接受汉人和契丹人的先进文化，词汇也不十分丰富，如许多人叫“阿鲁”、“石鲁”。为了区别，至有“勇石鲁”、“贤石鲁”（《金史》卷65，《欢都传》）之分。又常常以人的特点、任务作为绰号，如乌古迺“饮啖过人”被呼为“活罗”（善啄物之鸟），靉盭温敦思忠常往来于辽与女真之间，被呼为“闸刺”（行人）等。

从当时的口头文学中，也可以瞭解到这一时期女真人语言和词汇的具体

情况，如绥可的弟弟谢里忽唱的歌：

“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

无名之马，

向之则华面，

背之则白尾，

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金史》卷65，《谢里忽传》）

又如跋黑与劬里钵、颇刺淑敌对时，创作了一首童谣让女真小孩唱：

“欲生，

则附于跋黑；

欲死

、则附于劬里钵、颇刺淑”。（《金史》卷65，《跋黑传》）

以上这两首歌谣，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女真语口头文学，但却是经汉译之后，才保存下来的。

又如史称乌古迺的妻于唐括氏，专能利用唱歌来排难解纷，（《金史》卷63，《景祖昭肃皇后传》）这些歌，可能多是由部落时代的“巫歌”发展而来的。唐括氏所以善于唱歌，因为他的父亲石批德撒骨只，就是女真族的巫人。从上述两首歌谣的内容看，词汇句法都很简单，只不过是牛、马、生、死和人名一类的基本词。唐括氏唱的歌，虽然没有保存下来，大约也不外是斗争、和解一类的语词而已。这自然和当时女真人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如“兽多牛马”、“俗勇悍、喜战斗”（《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有关。

女真族在创制文字时虽已进入阶级社会，但这种文字的使用并不普及，也没有用来记录本民族历史传说和民间口头文学，加以传布，这就使得我们研究他们早期语言的历史时，只能作如上的推测，这是很遗憾的。

第二个时期 即从太宗中经熙宗、海陵到世宗的时期。这一时期女真贵族对宋不断发动战争，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和南宋、西夏成为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同时女真贵族所建金政权的政治中心，先从上京迁到燕京，再从燕京迁到汴京（世宗代海陵后，又迁回燕京，即中都）。在战争过程中女真政权借政治力量一度使女真语使用的范围较前扩大，这时华北汉人在习俗上也曾一度女真化。宋·陆游有诗记韩元吉使金时在汴京所见，说：

“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

桐阴满目归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

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
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

……………”

（陆游：《剑南诗稿》卷4）

韩元吉使金在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当时汴京接待宋使的汉人也能女真语，似乎装束也已改变。此种情况，还可以从范成大所记来进一步证明。范成大使金在大定十年（1170年）比韩元吉还早三年，据范成大所记：

“丁巳…至东京，金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

（范成大：《揽轡录》）

范成大所记的范围，比韩元吉更广。他虽没有具体指出语言，也可推想，汉人能女真语的决不止东京一处。

但是，文化是互相影响的，这只是汉人女真化的一面¹⁾；同时，这一时期女真人也在急剧地汉化。女真人的汉化，首先开始于女真统治阶级。如太祖时谋良虎（宗雄）“好学嗜书”（《金史》卷73，《宗雄传》），太宗时乌也（曷）“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宗翰、宗望定汴州，…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还”（《金史》卷66，《完颜勛传》）。谋良虎不但嗜书，本人还有汉文著作，乌也所好之书也是汉书，二人决不是不懂汉语的人。与此同时，斜也、斡本（宗幹）并曾劝太宗放弃女真旧制改用汉制。（《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到了熙宗、海陵两代，统治阶级的汉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大金国志》卷12载：

“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大金国志》卷12，《熙宗成皇帝四》）

熙宗时，宫廷中汉风、汉语已占压倒优势，故在女真人眼目中，熙宗乃“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前引书）

弑熙宗篡夺帝位的海陵，更是一个爱慕汉文化的女真统治者，他又善做诗，如：“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归潜志》卷1）都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但擅长汉语而且擅长汉文。

1) 这一方面资料虽所举两则皆大定年间事，但决非单纯地因金世宗提倡女真语所产生的结果。

海陵为了扼制反对他的女真保守派势力，实行女真贵族统治中心南移的政策，于贞元二年(1154年)十月把上京会宁府的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全部拆毁，并令“夷其址而耕种之”(《金史》卷5，《海陵纪》)，杜绝女真老人“乡土之念，人情所同”(《金史》卷64，睿宗贞懿皇后传)的对故土的留恋。

熙宗、海陵的汉化，自然减弱了女真语作为金朝政治上用语的影响，但是统治阶级的摒弃女真语并不说明所有女真人即已废弃女真语言。

但女真人渐习汉语实在与女真人的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汉人昏因”(《金史》卷44，《兵志》)有关。《金史》卷70，《思敬传》中说：

“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

由此可见在世宗以前金朝统治者并没有严格施行女真、汉人间的隔离政策。若干地区女真猛安、谋克的土地与民田犬牙交错，这样自然便于女真人和汉人往来，女真人除用女真语外，自然也兼通汉语了。

女真统治者倾慕汉法和女真人与汉人的杂居，借入了很多汉地名物及制度方面的抽象语词遂使女真语词汇较前丰富起来。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词汇越丰富、越纷繁，那么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¹⁾，女真语在这一时期吸取了不少汉语借词，确反映了女真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

但是，统治阶级害怕他们本民族语言被遗忘丧失，继海陵即位的世宗屡屡谆嘱子弟勿忘女真语言，如：

“(大定)十三年四月……乙亥，上(世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金史》卷7，《世宗中》)

世宗又在大宴会上自歌女真曲，并以女真语自度曲，宣扬维护女真族贵族的统治：

“(大定二十五年四月)上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丁丑，宴宗室、宗妇于皇武殿，……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

1)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21页。